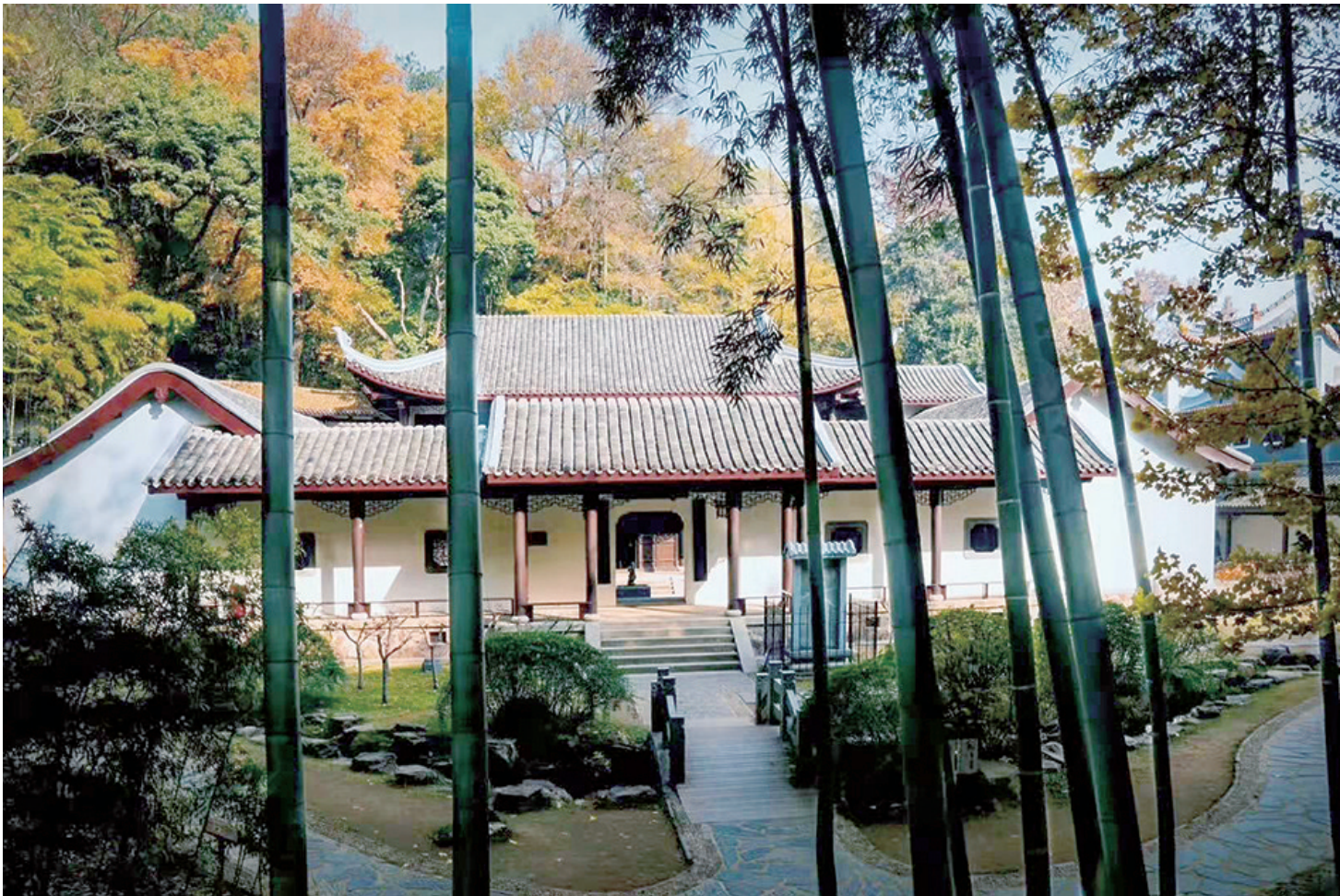


走读湖湘书院



千年书院，其命维新
——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谈书院文化



岳麓书院一角。

黄沅玲 摄

与历史靛面相亲，彰显人文之美

开栏的话

湘江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它是印刷技术发展、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开展的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有官办与民办的传统。官办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力量，从而发展壮大，形成了正规化、制度化特色。而民办书院则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的文化热情，形成了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的特色，绵长而深厚。在官与私的交互影响下，书院逐渐成长为全新的教育体制。南宋时期，书院制度形成，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明代，书院呈现了平民化倾向，开始成为实施平民教育的场所，侧重于日用伦常、民俗风情的培植。

经过近1300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之多，并逐渐成为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具有文化传播和学校教育的多重功能。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国民思维习惯、伦理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南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书院发展之早，声名之大，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历届各朝前列；学术、人才之盛，为士林所公认。

书院探源，必至攸县光石山书院。它创建于唐开元以前，是史载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

声名之大，得于湘水之滨的石鼓、岳麓书院。宋有天下三大书院、四大书院、五大书院之说，岳麓、石鼓皆名列其中。清雍正年间，创建省会书院为国家教育学术中心，全国十八行省重点建设23所书院，湖南有岳麓、城南两院入选其中。

各种统计数据中，湖南书院数量皆名列前茅。学术昌盛，大学者居间讲学，四方从游者众。湖湘学派与文定、碧泉、岳麓、城南、石鼓、濂溪、鹤山诸书院盛衰与共，构建成周敦颐、胡安国胡宏父子、朱熹、张栻这一学术道统，南宋后期有“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之誉。

在宋代，岳麓、石鼓云集师友，切磋学术，“岳麓诸儒”彪炳史册，垂范后世。到清代，“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十九湖湘”中，又有十之八九出身书院。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为代表的湖湘学子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勇敢地走到了历史大舞台的中央。

在清末教育改制、创立学堂之后，书院或改为新式学校，或渐渐闲置废弃。而当下，书院重获大众重视。一部分作为文保、旅游场所向游客开放，一部分在学术上与大学挂钩，恢复了教育气氛。此外，吸收了传统书院教育的元素之后，一批新书院也在摸索中逐渐发展。

湖湘书院，秉承“维系斯文于不坠”的理想，承载着延绵不绝的湖湘精神要义和文化根脉。湘江周刊特开设“走读湖湘书院”专栏，走进散落在三湘大地上的书院，与历史靛面相亲，彰显人文之美。



湘潭昭潭书院，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一代儒学宗师王闿运曾任山长。(资料图片)



邓洪波。

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岳麓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院》副主编、《中国四库学》主编。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杨丹
通讯员 颜雨欣

暑期。刚踏入岳麓书院的大门，就汇入熙熙攘攘的游客队伍中了。游客有各个年龄段的，引人注目是孩子们的研学团队，他们眼睛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

离开书院中轴线，穿过一小片绿地，静了。跟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跨进胜利斋。这是一栋始建于1946年、纪念抗战胜利的建筑，由著名建筑学家柳士英亲自主持设计。院子中庭的桂花亭亭如盖，柚子树和梨树已结出了青的果。

邓洪波被人唤作“邓书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他一直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潜心研究书院文化。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以优秀结项，其阶段性成果《中国书院文献研究》《近百年书院研究论著目录》《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全三辑，300册)、《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全五辑，分历史、建筑、精神、教育、经费五册)已经出版，推进了中国书院学的发展，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如新华社的书评点击量超过120万。其结项成果《中国书院文献荟要》明后年将陆续出版。

“书院的发展历程，是一段有意思更有意义的历史。知晓千年书院的创办历史、倡导的精神、存在的空间、经费等运营模式，可以为老书院的修复和新书院的创建提供历史借鉴。”这些年来，邓洪波不仅潜心书斋，也四处踏访书院、讲学、做文化普及、参与老书院活化利用的讨论与实践。

书院对湖湘学派的发展与传播功不可没

湘江周刊：我们看到一些说法，“天下书院半湖湘”“天下书院楚为盛”，您觉得是否恰如其分？

邓洪波：哈，这个说法很有湖南特色，是湖南人的调调。中国最早的书院在湖南，即建于唐代初年的攸县石山书院。唐代，在48所可以确定院址的书院中，湖南有8所。两宋时期，创建书院720所，湖南占70所……我们做

过统计，无论在哪个时代，湖南的书院数量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在《湖南书院史》中写道，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中，湖南占一半——岳麓书院、石鼓书院。而岳麓书院，更号为天下书院之首。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算“天下书院半湖湘”吧。

湖南书院出的人才也多。“岳麓诸儒”是宋代湖南书院培养与造就的一个人才群体，为理学的繁荣尤其是对湖湘学派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并非全是湖湘本土人士，如湖湘学派的灵魂人物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等，原籍或闽或蜀，但他们以湖湘为家，传道济民，成就人才，甚或落籍而成了迁湘始祖。近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一大批人才，也都是从湖湘书院走出来的。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历史上有7500余所书院，湖南531所。从数量上说，别说湖南，就是一直充当书院建设的发动机、书院数量一直领跑的江西也不可能有一半。但树立一个目标，也可以。这是湖南人的特色，有气势，霸点蛮。岳麓书院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挂的时候，湖南人才也不是很兴盛的状况，是吧？

湘江周刊：湖南书院的空间分布有何特征？

邓洪波：最开始书院是一种个性化的事物，只满足小批量人的需求。它也有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服务于城市的过程。后来，它招生的范围越大，经费学田也就越充足，越能够招聘到好的老师。

在公路、铁路出现之前，最重要的交通线是水路。按照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交通越便利，经济发展越好，书院就越多。古代湖南的交通是依托湘资沅澧四水，湘江流域的书院是最多的，然后是沅水流域。

书院不会反对科举，但更重要的目标是“成人”

湘江周刊：岳麓书院里面有个中国书院博物馆，重现了古代科举的场景。古代教育无法回避科举制度。宋代，科举制的大力发展增强了儒学在社会下层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从“儒教国家”向“儒教社会”转型。其实书院也是这个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这样说吗？

邓洪波：对的。而且现在我们对科举有很多误解，给它贴上了一个落后的标签。

书院和科举制度是中国进入到隋唐以后的两个最优美、能够支撑中国文化教育千年发展的支柱，它们是良制。为什么这样讲呢？科举是反对讲血缘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打破了这样一个桎梏，使得寒门有可能向上流动。所以宋代有首诗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的精神延续了科举制度的精神，那就是在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在科举成为重要政治制度、绝对权威的时代，所有的教育机构——书院也好，官学也好，说反对科举做不到吗？做不到。包括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时候，为了春天的考试，他冬天把学生集中起来补习、训练。张栻也不反对科举，他主教岳麓书院时，在《岳麓书院记》中申明的是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学习。书院往往不会也不能反对科举，正如现在的教育机构不可能反高考。但它更重要的目标是“成人”，是“为己之学”——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的道德和增进学问。

过去我们强调了太多负面，好像一讲科举就是坏的。科举的本意是为了反对血统论，从本质上它是好的。包括为了保证公正、公平、公开，而有了八股制度。但极端化之后，它

形成了一个负面效应。

湘江周刊：“为己之学”的目标，提示着我们书院是读书人的园地，是万千学子的精神生活场所。那么，书院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书院的理想又是什么样的理想？

邓洪波：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最早提到了他所推崇的书院精神：一来，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这是书院的长处，也正是学校不好的地方，应该改进，所以他提出要用书院和学堂两者的长处来创办自修大学，进行教育改革。1924年，胡适先生在《书院制史略》中指出，书院的精神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二是讲学与议政，三是自修与研究。其后，无论是在抗战时期，新儒家在国难中新创办的书院，还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新书院的创建与古代书院的修复，书院及其精神就不断走进我们的文化教育生活视野之中，季羨林先生就曾经将书院的精神总结为六条：学术独立、自动研究、人性修养、学行并重、尊严师道、师生情笃。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我们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为己任，在新的形势下，再次践行宋儒的伟大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立德立言立功，样样追求。这是书院的情怀，也是书院的追求。

二是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善待传统，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我们应坚持传统与现代并重，既取欧美西学之长处，又重视中华传统经典，善用中学之精华。与时俱进，由古开新，此则正是书院弦歌千年的精神所在。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书院弦歌不绝的秘诀，在于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湘江周刊：书院兴盛千年、弦歌不绝的原因是什么？

邓洪波：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读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其持续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教育教学是书院的主要功能，但不是其全部；第二，书院亦官亦私，非官非私，它与官学、私学鼎足三立，是一种新的学校制度；第三，书院有着不同的类型与等级，可以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读书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需求；第四，书院有着官办与民办两大系列，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支撑，书院得以赓续千年。

湘江周刊：在古代，书院是有等级的，承担的功能也有不同。比如说乡村书院，会跟宗族跟乡约等基层公共力量联系在一起。今天，它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邓洪波：是的，书院有不同类型、不同等级。按照教育程度来分的话，类似于有大学、中学、小学，还有像幼儿园的蒙童教育。乡村书院是启蒙式的基础教育，是较低等级的书院。

到明清时期，很多地方除了城里有一两所核心书院之外，开办了大量乡村书院。它们以地缘或血缘联系，服务于基层，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普及文化或者扫盲。它教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处事。它使得儒家的理念，通过一举手、一抬足的规矩礼仪，延续下来，它也为

征文启事

“走读湖湘书院”
征文启事

湖南书院发展早、名声大、数量多、普及广，学术盛、人才兴，居全国前列。湘江周刊今起开设“走读湖湘书院”专栏，以文化散文的方式，系统展示湖湘书院的发展源流与文化系统，揭示湖湘书院承载着延绵不绝的湖湘精神要义和文化根脉的重要意义。《湘江周刊》邀请你走读散落在湖湘大地上的书院，从不同角度(历史源流变迁、人物、建筑、碑刻等均可)着笔，带领读者领略书院的人文之美。

文章须为原创作品，有真情实感，层次清晰，语言生动，有细节、场景。2000字—4000字，能配以照片更佳。来稿请寄 xiangjiangzhoukan@163.com，请在“邮件主题”处注明“走读湖湘书院 征文”。作者须留真实姓名、电话、单位、邮箱等信息。《湘江周刊》和新湖南客户端湘江频道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

更高层次的学术打基础。

正是书院满足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等级的文化需求，才成就了它的丰富性、多样性、连续性，让它发展了千余年。

这也启发我们，现在对书院的利用也要根据所在地区的情况来设计，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就够了。乡村书院的利用可能也是要回归到基础教育，回到成风化人的理想当中去，练规矩、打基础、养习惯、正风俗。另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年人多，乡村书院也可以提供一些适当盈利的文化服务，比如太极、非遗、书法等等。古代书院是有学田(即旧时办学用的公田)，以其收入作为学校经费。适当盈利的文化服务也就像是学田。

有书和读书人，书院就有生长的空间

湘江周刊：现在书院的利用、保护包括创新有哪些形态？您会比较看好哪种留存和发展的方式？

邓洪波：书院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要根据它的基础来做。比如岳麓书院，其优势是利用了历史的积淀和名望及依托了高等教育，因而可以站在学术和教育的上端。同时，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链条。岳麓书院也有很多传统特色，比如书院文化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经学研究等等。另外，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向西方、向科学学习，我们的老师来自8个国家。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普及的任务，向游客开放，定期开展讲座，把高深的学问，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讲给大众听。有一批书院是这样和当下的教育机构联系在一起了。

而有些书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的仅仅是作为文博单位在保护，有的开放为旅游场所，有的成为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有的在进行人文教育实验。形式还需要摸索，但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生长的空间，就可重回社会再创辉煌。

湘江周刊：一些书院保留了古建筑，留存了空间和场景。目前我们对书院的开发往往是将它作为旅游场所和文化地标来打造，您认为这是种理想状态吗？

邓洪波：文旅，是我们尤其是地方政府赋予书院的发展经济的功能，这跟它传统的功能不相冲突。但是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文化与教育，不太对盘。

当然，书院讲究天人合一，多选在风景秀丽之地。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来好好学习。在传统文化不太受重视的情况下，用旅游的方式吸引一部分人来到书院、了解书院，作为一个跳板是可以的。但是若把它作为核心功能，我觉得有些偏差。

要是把书院仅仅看成一种文化地标还好说，我们的着眼点若只是带动经济消费，有一点把书院等而下之了。

湘江周刊：您如何看待书院与产业的关系？

邓洪波：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时期讲到了教育的产业化？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获得为第一目的。而教育是不能这样变现的，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走向繁荣昌盛的最基础的东西。产业资本可以进入教育，但是如果要教育产业化，把书院变成产业，甚至所有的教育都变成产业，我觉得非常危险。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做法，政府应该也要有所限制。

大规模的、整齐划一的教育不太适合在书院来做。目前，体制内的教育满足不了所有人的文化需求，所以它给书院小规模地开设个性化课程留下了生存的空间。